



君子傳

葉綬

君子諱蓮不知其姓或曰十世祖名荷因姓荷氏  
又曰蓮君子嗣也因嗣得名實非君子之諱君子  
幼諱菡萏長字芙蓉相傳爲神仙家流世居太華  
山玉井中其始祖有諱碧藕者壽千歲成周時因  
西王母進見穆天子陪宴瑤池上後不知所終子  
孫散處其根派世襲其名亦曰藕咸潔白聰明意  
氣清雅自以仙流弗與生民伍隱遁不見於世苟

可蔽身雖污泥淵下沒齒不怨時人爲之謠曰平生冰雪姿七星羅心胸豈有無絲毫上裨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爲乎泥中藕聞愈不介意世有好而訪之者輒強與歸竟不辭謝第求澡雪以往任往者指使或療渴治病養老慈幼娛賓客供祭祀靡不順承雖刳股鬻體不憚藕生茹茹端楷離立屹然有出塵之志茹生荷荷爲人圓渾能紉緝爲衣與楚畹蘭氏族諱蕙者齊名見稱於三閭楚大

夫又嘗爲梧捲屈體輪菌如象鼻狀授客吸酒號碧筒杯東坡見其遺製酌酒試之嘆曰碧盃旣作象鼻彎白酒尤帶荷心苦藝絕當時後人無能效之者傳十葉至君子君子質羸氣盈心芳貌溢內視歆然不足外觀珮服鮮整光燁而愛盡得修養羽化之術以神仙多荒唐不根未嘗妄以語人飄然有高世之志因辟穀人間竒美珍異珠玉狗馬聲色服用悉無所好惟日引清漣以自娛濯古有

東昏侯寵貴嬪而愛君子姿色令與潘妃進履君子愀然侯範金肖像以代焉唐明皇鑿太液池與楊貴妃游宴其中近臣將相或不得時至君子侍從其間不少刻舍左右會祿山之亂遂引去釋有金仙氏雅知君子齋潔留參侍世尊君子惡其異已不果留留輒疊任束體悒悒不樂若枯槁然釋剡木勒像遣之自是流落江湖甘同草芥不希薦達番易程九齡遇諸閭巷望見驚喜且拜曰吾先

夫子從周先生游周先生友愛君子君子吾先夫子師友也敢不拜時薰風徐來君子欣然起舞笑媚相迎恨相見之晚九齡固請以歸下榻佇壺汲清漣以奉之顧諸子姓曰君子吾方外友也可善事之日鈞簾去屏蔽灑掃左右惟恐失君子歡心君子雅不喜言稠人廣眾談論竟日傾候默默聽不倦或勸之仕請與出游皆不應問鄉里來幾何時治何業九齡從前代對至不煩君子一辭君子

大悅謂九齡知已然頗妝飾類紅粉姿色似可動人多以此嘲之或謔曰太真浴出時邪寵幸睡未醒邪舉座大笑君子未嘗恠也君子不時見每盛夏東日方興振衣起立吟風灑露逍遙欣躍已而徘徊顧望移午斂體握固噤不露半唇數日卸服委其心而蛻去去輒至時復來來去皆在壺中人莫能窺其跡九齡益竒之謂曰昔費長房遇壺公能荅鬼使社令吾其爲長房乎因號小壺公神仙

家自希夷之後不傳已久世無能知者君子知之亦欲傳世顧非其人雖傳不解雖解不盡徒資荒唐之談耳思得清虛謹默長者卽授之竟無一人遇者後嘗以其畧示九齡九齡不盡解因俟其去而視其遺玉蛹纍纍私啖之瓊液滿嚙兩臉駸駸君子之色齋居亦軒豁塵俗不到好事者以厚幣迎君子九齡謝絕君子遂安於程氏初君子歸九齡有異人過而相曰何物老媪生此寧馨兒神清

骨潤往來人世壽未可量也昔見其浴漢昭帝柳  
池中芳氣聞十里又見其在華山頂上人得其丹  
服之輒羽化今已數百年顧在此九齡聞之愈敬  
信奉承不少怠焉

太史公曰稱君子有三其一爲孔子所稱懷德  
喻義之流是也其一爲蕭穎士所稱淇園渭川  
之族是也獨玉井之宗最爲蕃昌而終不類夫  
君子唐佞臣楊再思譏諛張昌宗頗辱君子之

名實非君子之罪惟君子以中通外直之德闡  
遠益清之譽遭遇明皇爲士大夫賞識若曹子  
建杜子美李謫仙白居易韓退之輩莫不更相  
推詠迨周茂叔講道濂溪尤極口著說君子之  
名始大顯於天下穎士所稱微弱孔子所指世  
亦不可的其誰也惜乎神仙是尚不能致實用  
於宗廟是豈浮華之士哉異相之言經傳不載  
縉紳先生皆疑之

蘭友傳

方 宇

友姓蘭名馨字汝清號無知子始祖國香草姓也  
鄭文公妾燕姑夢公與國香倚闌寤而生子公異  
之物色求香得之幽谷賜姓蘭志倚闌也加艸不  
忘本也香後獨茂修德芬芳隱居深山雖困窮未  
嘗改節仲尼稱爲善人君子又傷其老草莽遺琴  
操以彰其美識者亦曰使際風動時香名豈終泯  
乎自是子孫蕃衍布散諸國秋居楚屈原延之九

晚每飯不忘忠憤不平之氣賴之以洩原感其德  
佩服終身晉有鄰玉樹者謝安處之庭階視如子  
弟至今咏蘭氏必曰謝庭歷唐而宋曰猗曰臯猗  
受知韓愈亦困窮愈曰揚揚其香不採何傷蓋美  
之也臯爲朱元晦友後病歸元晦思之有願托孤  
根歲晏爲期之句其冒姓者楚有柘漢有臺晉有  
亭又有善釀者武帝飲之甘呼蘭生而不名柘與  
桂權同舟事君有濟川功臺於章帝時遊太學與

崔駟私論武帝善惡事聞下有司臺自訟獲免拜  
令使亭好山水家有峻嶺茂林曲水之景名賢王  
徽之庾蘊輩上巳日就亭觴咏暢敘幽情以姓爲  
名者有馬氏澤氏賽氏馬澤俱精醫善療腫毒疼  
痛賽家廣積珠如粟熟者求之散而弗惜又有莖  
芸蕙蓀皆近族也馨始生異香滿室人稱香孩兒  
皆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流芳百世必斯人也馨  
多長不伐旣長聞木徂徠梅華竹直同道相友徃



師之三人曰子幽貞雅淡和氣襲人予輩友也敢  
曰師乎遂深相得號爲四友時有嚴雪者倡黃老  
之學草莽之士慕而變者萬計惟四友正色不動  
能耐歲寒雪多方誘之自如也明春禁異學雪屏  
竄變者反正四友名益重於世後木爲大夫梅居  
鼎鼐竹以笙簧才官翰林馨獨潛修不出復與金  
利締交同心相規時人語曰膠漆雖謂堅不如金  
與蘭馨性剛鯁每秋風起怒髮衝冠若聞鷄起舞

狀文華一吐芳馨遠播人採其善不戴之首則佩  
之身奉以羞祀苾苾芬芬神明來格凡大夫處士  
聞其名無不愛慕思友里有猶生使惡氣人不之  
近疾馨異已面斥曰人生當使人畏子之得人親  
媚無乃務爲容悅乎馨笑而不荅見者不平責猶  
曰遺臭萬年人皆掩鼻汝之惡也有友如馨宜竊  
香自薰何乃妄議如此馨惡污穢有拔茹者必淨  
沙爲地時進潔湯斯暢舒自遂不爾則形容就悴

無他歸潔其身也夏月炎暑人有浼不潔者示以湯盤俾洗濯自新雖婦人亦沃以膏沐明德惟馨人皆頌其功秘書省有蠹魚爲害上召馨拜掌書記害遂息因名其省曰蘭省表馨能也功成身退優游林泉或仰登高山或俯臨深崖又或掃青苔坐白石澹如也閔子廣於取友邀馨語曰聞子香譽願效同心之義分香吐懷惟子之需敢不構莊禮子期與俱化耶故署之曰蘭莊云

論曰仲尼聖也原與元晦賢也聖賢不苟取也而皆取乎馨之先難乎其爲馨矣然能衍餘芳襲書香無辱於先使閔子樂友馨乎馨乎在友爲益在子孫爲賢乎世之爲人友爲人子孫者能如馨焉可也

黃華先生傳

楊維禎

先生姓黃字華其先日精者初生得箬之繇曰燁  
燁煌煌綠衣黃裳德與坤協數用九彰九九相仍  
俾爾壽昌佐用炎皇啓於兌之方世爲中黃中五  
數也寄旺四時九九重陽數也兌秋方也雖旺四  
時而必盛於秋與其方乎陶氏旺春劉氏旺夏陶  
劉氏謝而中黃氏其昌乎後日精以養生術佐農  
皇氏農皇氏壽登一百二十餘歲嘉其功封諸雍

州之士爲壽鄉公遂賜姓中黃氏日精後有治蔣者注姬公旦爾雅旦上其名綴衣薦服於帝帝服之喜特賜御愛黃芳蔣州世孫英其祚始落客三湘與屈原同夕飡英子爲華西入秦遇陽翟大賈銜金爭文價咸陽市華文有五色得備名揆次月令至今夏小正以華之善記節爲名華後入漢以服餌法於上出入宮禁后妃侍兒咸與之飲酒乞其祝辭曰長壽長壽宣帝時華以外國肥甘進上

嘗之喜曰金盞銀杵真神仙食也吾不能效武帝食露盤矣華嘗以氣岸高自標置曰予園冠隼天純色準地當贊天地開八荒壽域黃中通理獨暢四支非予前聞人佐農皇志也時陽九厄矣遂入平蓋山煉九華大藥時時與好事者出沽酒市中見者咸嘖爲九華先生彭澤令陶潛方棄官柴桑聞先生名特延致之後徙宅東潛不敢名惟以九華呼之潛當九月九日無酒與先生口講服餌法

語之曰南山朝來致有佳氣耳少時江州刺史王  
弘送酒至潛以酒讓先生飲先生熹曰吾得拍浮  
此足矣潛平日交惟兩人先生與五鬣大夫也五  
鬣在先生上先生戲與五鬣較短長曰汝雖長遭  
斧創我雖短升中堂又以其能相殿最曰吾茹能  
使飢人辟糧汝能乎曰能吾飲能使癯殘人康寧  
壽考汝能乎曰能曰吾一出能使時王知正氣一  
灰迹能使諸蝸族吞其譟而不聲汝能乎曰不能

矣曰不能何以上吾也五鬣亦曰吾一出一能棟  
天子明堂不灰迹能染歷代之文章子能乎曰不  
能也曰此吾所以上子也潛闕而咲曰九華旣失  
而五鬣亦未得也二三子黜德滅巧將太上從太  
上無名功故無寤二三子無懷氏之蠓孰長短小  
洪於是二人者相與持酒驩甚潛頽然醉醉則遣  
客而二人者侍門下至蒙霜露不去先自譜其族  
凡一百六十三黜其冒族類者曰滴金馬蘭童萬

錢覆等凡六種題曰九華壽譜藏於家云

太史氏曰黃本出陸終後受封黃華之先啟土  
雍州實爲中黃氏秦有黃石公夏黃公得辟穀  
法又有中黃子以服食節度見枹朴子書豈皆  
其裔耶華先德活萬民子孫當有興者訖與晉  
處士同逸竒乎時也子姓至今有隱君子風世  
徒以黃白術却老延年者訪之又烏睹華之大  
道哉

姚王傳

李珮

高陽國王諱黃字時重姓姚氏舜八十六代孫也  
先世居諸馮之姚墟舜子商均出娥皇五傳至中  
央禪續若干代而王於漢當時有寧令漢社稷安  
定莽乾坤之功至晉子姓蕃衍富者貴者馨名上  
苑名園嘗作金谷風流宗派五傳而黃生思本娥  
皇易皇爲黃諱字命名重出也黃爲天下正色祖  
中央也世遠不失故姓者尊重華也黃美丰姿肌

體膩潤拔類絕倫游西京術者相之謂其有一萬  
八千年富貴楊勉見而竒之曰此皇王之胄竒種  
也開元初年薦爲仙春館上客以黃先朝富貴勲  
舊不敢易之命同遊沉香亭時曉日倚欄東風拂  
翠景色甚可人意上與黃酣樂見其艷容浥露檀  
口呼風愛幸特至命李白賦詩美之其詩曰名花  
國色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東風無限恨  
沉香亭北倚欄杆又召金臺御史紫霞仙官洪狀

元佐飲於亭擊羯鼓爲樂黃每飲正色不迷得元  
吉風雅其醉而酣變爲萬狀皆結向時如迎背時  
如訣忻時如語含時如咽時俯而愁如時仰而悅  
如時側而跌如而曲之時則折如也凡作動中規  
矩都官見之喜者聽之以爲喜笑者聽之以爲笑  
語者聽之以爲語醉者聽之以爲醉識者有云豈  
獨風流冠西洛只疑富貴是東皇金臺御史連章  
上薦以爲富貴爲衆所宗宜膺爵土遂受封爲高

陽郡公娶魏國公女紫英相傳魏本丹朱後名紫者從朱也當時有姚黃魏紫奕葉重華之讖黃出入禁苑紫車翠葆高牙大纛竝擬王者安祿山嫉之謂其爲婚同姓上章極論楊勉以其出已所薦爲表申解其畧曰舜堯同祖姚邾異姓分生別氏之後示遠厚別之義其孰敢踰妹者繆稱姑姪不可以爲婚豈知禮制不容以義廢此堯所以以二女而觀舜也雖今魏出丹朱與姚兄弟分國況數

百代以降聖人易姓遺教彰人耳目於婚奚尤姚以皇而易黃是固諱名不諱姓魏以紫而奪朱本欲易名不易婚祿山一疏雖胡兒假赤心之抱實狼子懷野心之奸臣請以其言束之高閣上從勉言置不問尋命黃就封之郡久之其民推戴日深共尊黃爲高陽國王稱制建元設官屬出警入蹕國人共稱爲花天子冊立紫英爲皇后傳國甚遠蓋非近世帝王可及云



贊曰凡生而富也貴也天也其久也近也亦天也人其能爲之耶一欄若干朶踉蹌盡於逸馬之奔卒不爽邵先生先日之筮噫可徵矣王之富貴傳祚久長豈非一萬八千年富貴之數天實預爲之定耶得之不得曰有命而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可爲躁急乾沒用智役力者之永龜也

黃甘陸吉傳

蘇軾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羣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入朝久尊費用事一旦吉位居上甘心銜之羣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羣臣皆與甘坐上坐吉拂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

滑精錄  
傳類  
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  
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  
上拓也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  
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剥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固蒂  
之術獻上主喜之命注記官陶弘景狀其方畧以  
付國史出爲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  
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  
居上何也甘徐應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

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栢梅福棗嵩之  
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快舌縮不復上齒牙間  
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久  
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於  
是羣臣皆伏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爲穰侯吉  
之子爲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官  
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回車廉頗屈

汴水集 傳類 十一  
姪欲弊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  
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  
惡之相遼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葉嘉傳

蘇軾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  
游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  
爲時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  
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孫遂爲郝源民至嘉少植節  
操或勸之業武曰吾當爲天下英武之精一鎗一  
旗豈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爲著其  
行錄傳於時方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爲謁者

侍上上讀其行錄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未詳也上警勅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齋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爲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當大貴嘉以

阜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飫卿名但未知其實耳我其試哉因顧爲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礎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誡小黃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爲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

學未經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嫉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爲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凌之嘉雖見侮爲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訛之嘉亦訴於上上爲責

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鬼不覺灑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中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可朕喉舌而以苦

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於地嘉正色  
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  
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  
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踈  
嘉嘉旣不得志退去閩中旣而曰吾未如之何也  
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幾神莆思困頗思  
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矣遂  
恩遇如故上方欲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

西伐大宛以兵革爲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  
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爲進三策一曰權天上之利  
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  
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權法不罷管山  
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  
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  
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搏有父風故以襲  
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於搏其志尤淡泊也嘗

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爲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于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爲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爲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爲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

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爲策以權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杜處士傳

蘇軾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黃環名從之游因陳曰願附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楊之環曰子言匪實宜蚤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况吐新意以前乎吾聞夫子雌黃冠衆故求決明於子今子微銜吾爲其非儕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糧獨活久矣子今屑就何以克蔚子乎苟迹子之素狂若所



請亦大激矣試聞子之志也曰敢問士何以益智  
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  
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干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  
猶之困於蒺藜也今子宛如易之所謂井渫不食  
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坐恒山而望扶桑  
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別當世則與之  
無名異矣某蒙甚願子白之曰吾自通微預知子  
高良故謾矜子以知而欲亂子言子能詳微意知

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興今王明苟起  
子爲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甘從之乎曰吾大則  
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子衆而已矣雖登文石  
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迫實用  
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爲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  
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  
求石斛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  
矣或斥之曰船破須茹酒成於麴猶君子錄英才

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謂之也若夫躑躅而還鄉甘  
遂意於下沉則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  
寶烏久居此爲哉余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  
心故錄之爲傳

昌陽傳

楊守陳

昌陽字子恒一字子仙蜀郡嚴道人也始祖韭在  
唐帝廷甚見貴重賜姓堯氏旣而感百陰貌異常  
日遂變氏名曰昌蒲遁入山澤間化去世傳其神  
爲列星厥胤皆以昌爲氏蕃布四方實磐石之宗  
至五世孫蒞始以滋味干周文王文王悅之時置  
齒牙間俾爲膳宰屬世其官成王時有共豆實爲  
五齊之首者曰本其後有仕魯者曰歆僖公三十

年冬王使宰周公閱來聘公備物享之歎與席焉  
其族人有隱居嵩高者漢武聞其名然不能致也  
陽龍骨而鳳姿鬚髯戟張秀整拔乎其萃性疏挺  
高潔不耀其華歷寒燠有常雖凍虐炎爍之不少  
變容色於世味泊然無一嗜所須惟清泉白石而  
已平生惟與淇澳先生相敬重每見必交拜謂蘭  
生江離子有芳韻而無高節雖近處不狎也然自  
其先得引年却老方安期韓衆之流常服之至陽

亦精韓愈爲國子博士以儒鳴猶對諸生稱道之  
故其名益章徹時憲宗好神仙聞而召之始至望  
其風度喟然曰是所謂列仙之儒居山澤而形容  
甚臞者歟授太保兼奉御大夫不拜引置別殿詢  
其方乃臆對皇帝王仁壽之道累數百言且謂得  
其道不須臣失其道臣雖日共膳無益也上不能  
強之罷去乃從柳泌服金丹日加燥渴已而暴崩  
穆宗卽位遂杖殺柳泌流衆方士於嶺表而徵陽

爲給事中尋拜侍讀學士上嘗丙夜讀書召陽侍  
側日益明累遷侍中爵上洛郡公賜第一區擅池  
島之勝旣貴顯極矣然直容清操不少渝其初自  
王封戚里官署私第多致泉石以延之爲席上珍  
皆曰見昌公使人塵俗氣自消至有圖其狀而傳  
之者其爲世所愛重至此久之就封郡以壽終贈  
太師謚靖節子始生識農耕之候徵爲勸農使其  
孫曾亦皆挺挺有祖烈風

贊曰余觀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爲昌蒲其豈  
非之精所爲邪蒞本歎世共王命光厥祖矣自  
神仙之說興方士資以徼利達世主莫不甘心  
焉獨陽之論偉然而憲宗之死不悟不愧漢武  
哉陽始以直擯卒以直庸世謂仕不利於直吾  
不信也仲尼有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嗚  
呼獨松栢也乎哉

豐本傳

唐 肅

豐本蓋古仙人也一號久眎先生相傳伊耆氏之  
世礪居學道得不死術後出仕于周其職爲醢人  
屬與昌氏菁氏茆氏共掌俎豆凡祭祀燕享王及  
后世子之內羞咸取給焉故周公天官書列其職  
戴氏禮記載其名豳七月詩亦歌其中春薦廟事  
周亡不知所之或云隱畦町間與農圃者伍人多  
恠之或執而髡其首或戕其支體尋復生完衆始

知先生爲仙人也漢時與處士郭林宗友林宗館于家客至輒命與同食晉衛尉石崇豪侈擅一世知先生賢咄嗟召之先生亦不拒往就然策崇必敗曰不去將累我我固不憂爲彼累也遽逸去南齊侍中庾杲之家貧好清士每延先生共飯人皆曰庾郎得豐本爲不貧矣唐隱者衛賓與拾遺杜甫善甫嘗過賓宿先生亦冒雨至相與酣飲甚適甫有詩美之載甫集中先生貌蒼古綠髮白趾常被翠羽衣所棲止人望之恒有氣鬱葱然卽之咀嚼其言論有至味令人灑然忘俗壽莫知其幾也今游會稽巖壑中時時過山人韓氏亭上吟翁鍊士多見之者云

野史氏曰列仙傳不載豐本失矣其所載亦未有壽如豐本至今尚存者莊生言古之大椿以八千歲爲一春物且壽若是矧仙乎豐本仕于周間出于漢晉齊唐所與皆有德者獨齊奴否

耳然左慈見曹孟德頗類蓋和光同塵玩世不  
羈仙之常也今在越不之他獨之韓氏韓亦郭  
庾杜衛之流歟

介夫傳

沈周

介夫者姓疏名介介夫字也其先居趙魏之郊從  
樹藝以生子孫甚繁衍至介始徙于宋久之由司  
城子罕薦以見宋王王問曰若居宋之土地幾葉  
於茲矣久必有相賴者若賴宋乎宋賴若乎對曰  
介竊居王之土地覃及雨露欣榮不已顧有寸長  
敢不敷露於左右以求知也臣本一介之微視之  
甚草草然可以禦國之饑歲可以資王之儉德可

以勵民之苦心王能味臣言享臣用則臣不爲無  
利於宋矣如不足以爲利臣請退從魯之仲尼取  
曲肱之樂亦素願也王曰周人聚䟽之財寡人何  
敢失之遂命從事於陽門兼修俎豆事日與王昵  
有燕必偕王曰古者不得其醬不食朕於介亦然  
呼爲介醬戲之也居常服綠間錫之紫茸裘以旌  
其勞辛之功及卒子罕哭之哀時晉有事於宋覘  
其愛士返兵却攻宋獲以全君子悟醬爲將雖其

死尚保宋人不絕噍食宋人德介乃謀貌而祀之  
貌成行釋菜禮以介不喜肉食非僨也介爲人貌  
直幹濯秀可愛羣居秩然不紊有介然於世者因  
名但平生口刺刺訣人是非不少假借被其中者  
或至流淚出涕發汗衆曰介有薑桂之性愈老愈  
辣其族有大小之異有曰蕪青曰幽者皆淡泊於  
世味雅與齋僧寒士交若元修信民爲其深知者  
惟介特拔出云其後介子推又徙晉晉以其先人



之聞納之公子重耳出奔推從焉適遭絕食推將  
割股肉芼羹以進公子止曰亡人之在遠也以有  
先生爲禦猶有旨蓄而弗知其冬也今先生軫之  
念亡人之口腹傷已以飽人亡人弗以爲飽願先  
生自愛毋易下體也推卒割之後公子歸伯第賞  
有功而不及推推之客歌於宮門曰茅之拔兮茹  
亦及之吐其茹兮忘徃之飢公子悔追賞推推逃  
之綿山上曰我非賣菜而求益也誓不出公子筮

而求之得鼎曰木巽火烹飪之象且傳說以調伊  
尹以烹我將獲賢者之輔遂火其山以脇之推就  
焚而死人謂其介有跨竈風

外史氏曰介在宋則宋利子推在晉則晉利其  
爲利者譬之食於疏可以化壅通積養胃以滋  
人於人不可以少君子於是乎采錄其父子焉  
其以功哉

冰壺先生傳

楊維禎

宋蘇易簡欲作冰壺先生傳而不果密溪清上人  
請予補之且屢奉蔓菁供遂爲援毫傳曰先生姓  
蘇名蘊字受辛始祖出蔡其後分旺蜀者名蔓菁  
知名于諸葛武侯亮亮嘗稱其有六利蜀子孫名  
于唐者曰金城土蘇先生金城後也性甚清淡生  
不嗜羶腥幼時在金城遇相者曰蔬生負濟民具  
苦無食肉相異日徒以三百甕黃爲其料錢耳然

士大夫欲命世者不可一日不接其指論先生學  
殖滋長時出其根苗一二干貴人鼎俎自薦吾用  
能使歲不饑不然民有吾色且能咀得吾本者曷  
事不理貴人斥之曰賣菜傭而譚王道乎先生喟  
曰吾蚤信相者不爲豎子辱乃歸歛其根葉埋甕  
牖下槁項黃馘類古野逸雖釋老氏精戒行者亦  
與接飲食惟太學生交最密嘗相誓苟富貴毋朝  
夕忘人有謂者曰太學生腹膨脝五經笥實菜罌

五侯食容曰淳母氏粹氏糜氏等凡八人咸爲席  
上珍八賓咸取馱於主者必召先生與俱主人甘  
參餘若醉若寐聞先生至卽爽健起立時先生拔  
其族種聯茹至終不與八人者爭進故八人亦無  
媚之者後豪侈家有想聞其風采而不可得輒呼  
帳下兒趣庚氏卽藟及中牟令苗用代先生之風  
味終不似也先生嘗雪夜有故人痛飲至夜半吻  
燥甚不可當亟呼先生清談談皆有根依齒牙嚼

嚼成宮商已而爽入臟腑清冰瀉玉壺也故人快  
曰今夕啓沃之樂雖金盤瑞露無以尚此顧無以  
謝德厚死謚先生爲冰壺從而歌曰我心兮如醒  
彼美人兮獨醒載歌曰美人贈我菁瓊英何以報  
之玉壺冰後先生以齒終于家門人圖易名先生  
舍冰壺無當者遂相與謚曰冰壺先生云

史臣曰東海踈姓分二族居涉鹿山者去足爲  
束居蔡者加草爲蔬束後罕有聞而蔬族蔓天

下至先生世次莫詳聞其先有薦進楚惠王以  
蛭事踈去漢有名平者從華佗學方藥吐烟若  
蛇人以爲奇先生邁種德而以相者言不仕然  
歿謚冰壺天下名士大夫至今宗之不衰豈以  
祿食哉

竹夫人傳

張耒

夫人竹氏其族本出於渭上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滅於匠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宮自衛皇后已下後宮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顧無以益我思得疏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於是皇后等謝曰妾得與陛下親沾渥多矣而不能有以風陛下罪萬死於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

銛拜竹氏職爲夫人旣進見夫人衣綠衣黃中單  
上笑曰所謂綠衣黃裏者初夫人家久見滅上曰  
爾滅亡之餘也夫人謝曰妾之滅亦大矣然夫人  
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時  
召幸後宮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  
姬等皆相謂曰是所謂善良者安能間吾寵由是  
莫有妬之者是時上方郊五畤祠太乙以致神仙  
率常齋戒自祓除而每召夫人有所游幸諸將軍

幸臣等使爲帝携抱夫人以從帝亦不疑也上幸  
汾陰祠后土濟汾水飲羣臣作秋風辭歸未央坐  
温室夫人自此寵少衰上謂夫人曰而第歸善自  
安明年夏吾召君矣明年夏果復召夫人夫人見  
上中不能無小妬由是罷之而遣將作大匠選於  
他竹氏使加職焉夫人居後宮至孝成皇帝時猶  
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紈扇詩見怨夫人讀之  
曰吾與若類也然爾得猶居篋笥乎至王莽敗漢

軍焚未央夫人猶自力出然遂焚死

竹夫人傳

楊維禎

夫人竹氏名箴小字玲瓏自號抱節君其先爲孤竹君之子曰元曰智見武王伐紂諫不聽遂不食周粟餓於首陽山且死召其族告曰吾不食死百世後當有不食飲者爲吾女氏以救世之濁熱然未嘗如鑽子婦之隳其節也越若干世爲宋之元祐年果生夫人夫人生而瘠如篾器成於將作匠之羅織巧慧其中玲瓏空洞無他腸又善滑稽圓

轉雖與人狎其情邈然如木偶氏謂夫人者無益  
斯分而善之者則無內荒長舌之禍也嘗見聘趙  
氏子克家奴畜之豫章黃太史庭堅聞其人作詩  
謔之以爲憇臂休膝辱夫人而况又奴之乎夫人  
亦犯而不校夫人自以家世素清節終耻屈身於  
人鈇華絲枲弗之御雖荆釵棘簪之微一皆棄斥  
由王后嬪妃下至公卿百執事無不器重之召亦  
無不往然所在抱節終身未嘗少污其潔先是得

長生久眎術於羿娥氏用能辟穀導引以應鼻祖  
氏之言其蹤跡詭秘當炎而出方秋卽遁去囊括  
其身自比蠶甕人或謂尸解竟不知其終

寧鳩子曰夫人別姓青氏說者爲湘妃後身元  
狩中上避暑甘泉宮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  
若等顧無以益我思得疏通而善良有節而不  
隱者親焉於是薦竹氏拜爲夫人自夫人入而  
穠李昭華輩遠矣迨金氏用事夫人與統氏同



擯居長門寺人又以千金買錫奴進上呼爲温  
柔卿甚寵愛之抵炎祚復熾夫人更進御自是  
以後屢進屢棄率以爲常其恩之不可常保也  
如此而彼班姬陳后辛苦專房宜乎數見疏也  
噫

湯婆傳

林景熙

湯婆温鄉人其先居驪山之陽得湯泉因以爲氏  
凡散居匡廬汝水佛迹巖東城與秦渝歙劔間皆  
湯氏支派無寒屬婆形倭腹魁端重淳涵似有德  
又工坎離之術常以虛致滿狎之者氣和體寧心  
兵不起故鄉人尊其稱初世未之器會天寶中上  
招楊太真賜浴華清由散地入直暄津香液寵於  
妃妃予之沐邑封温鄉君自是聲價喧湧人爭卽

之捐千金鑄其模締盟衾席願托足於歲寒青燈  
雪屋擁被孤吟能作蒼蠅聲相和答然守口如瓶  
不以漏洩取禍已而融和透肌引入華胥之國向  
曙猶溫注其餘波可供盥濯厥功茂矣與竹夫人  
性異涼燠夫人寵旣衰束之高閣遂與婆相狎於  
永夕自謂有脚陽春雖蕙帳麻衾栢枕雅相善而  
得專房於山林子叟金帳侍兒不之齒亦不以是  
熱中雖老奉妾事彌謹有功有德自鼎鑊至衽席

歷險夷有節可書也已

贊曰湯氏派幾遍天下惟驪山之屬最盛早遇  
貴妃固辭封爵卒免禍以全身可不謂智乎後  
有脚婆者得名雙井黃太史家太史撫其腹曰  
公然一婆是可老我於溫鄉矣或謂太史嘗在  
臨川得之汝水一派云

湯媪傳

吳寬

媪之先金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成功別錫之氏世有從革之德載周書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寔生媪媪少遇爲燧人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人異之晝竊觀其所爲塊處室中一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而已人因扣之曰媪何以壽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乎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因號

曰湯媪媪爲人有器量能容物其中無鈞距而緘  
默不泄非世俗長舌婦人比姓更恬淡貴富家未  
嘗有足蹟獨喜孤寒士有召卽往藜牀紙帳相與  
抵足寢和氣藹然可掬唐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  
之媪至謙抑居下坐廣文揖而進媪曰足下雖冷  
官妾則婦人豈可與公比肩哉廣文多其讓與語  
至夜半頽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媪亦不怒天明  
更與語傾倒殆盡自是廣文非媪寢不安席嘗曰

和而不流清而不激卑以自牧卽之也温惟媪能  
兼之以爲知言媪復知醫思以濟世人謂其滿腔  
子皆春意也有貴介公子犯寒疾獨臥別室迎致  
之媪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媪行仁之秋也何以拒  
爲不得已一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居  
厥陰曰是非鐵石可加法宜用湯液從其言體温  
温自下起若飲姜桂附子然及視其劑則其平日  
所飲者也公子奇其效欲留侍終身諸姬患之相

滑州志 傳類  
與讒於公子曰媼雖知旨然晝伏夜見蹤蹟叵測其殆鬼物邪公子尚慎之媼聞而愠見曰吾平生號能容物至是不覺使人熱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溫飽無求於世若輩粉白黛綠專以色媚人鬼物真自謂吾見若輩之殺公子也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疏之諸姬更進御未幾疾復作竟死如媼言媼同時有夫人竹氏與媼每春秋時輒爲人棄置相會默然無怨言歎曰人

生出處各有時耳媼自周歷漢唐至宋已二千餘歲人謂其猶處子也閱人雖多無可以當意者聞涑水司馬公有清德欲依之公得媼恨晚家有侍妾不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以進卒揮去旣而公拜相夜則思天下事往往達旦不寢媼進曰公幸不棄處我布衾之下愧無以報德惟公盡瘁事國貌日加瘠幸爲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不聞媼言媼言甚愛我願卒聞媼之所以處世者媼曰

昔在周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惟知足知足不辱予謹受教以至今日公語曰媪殆謂我也卽謝事退居於洛後薨朝廷因有溫國之封媪後壽益高雖云得異術要其先世從革之德所致不可誣也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犍爲黃帝時以力召拜大司農以其辟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孳生五年襲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孳

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輶轅下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在他處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爲性堅勁屈強難以直御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爲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

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爲人善能履道別威儀進止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游畋獵馳騁毬擊射御及禮神祭祀交賓接賢未嘗不召華偕往伏事上久之因病忽開口論議洩露密旨上由是踈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然亦不甚見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顏色顛頽又衰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今棄子

於市不復召子矣遂棄之而終華無息繼者族人  
焉

贊曰革氏之先本出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  
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聲於革故從革焉漢書  
功臣表有煇棗侯革末者卽其後也初華本自  
胡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於中國

奇橘傳

王格

奇橘字平子其母江南民家女聰悟喜兵事方笄  
有相工指之曰是當產子爲世聞人當黃帝征蚩  
尤歲徵天下驍雄備將帥之用而橘母庶幾一遇  
以顯其能竟以身女州岳不敢上橘母恚曰自天  
地開闢始有此戰而吾不獲與是命也夫命也夫  
遂發憤南走止洞庭上化爲橘土人憐之不忍剪  
伐忽一歲所結實其中有一大如數斛罌有老父



見而異焉採剖之則兩仙人携嬰兒嬉其中見老  
父了無疑色相與談話移時會日暮兩仙人別去  
轉盼便失所在獨嬰兒留老父所老父以予其妻  
鞠之既長方面廣頰黑白分明性寬平不喜言笑  
然頗修飭邊幅外若木訥而中實條理磊然不亂  
居常凜凜有戰鬪之意盖其所得於稟然也老父  
喜曰是子自奇士而又產於橘不胎育因命之曰  
奇橘橘乃奏老父丈夫當有事四方烏得鬱鬱處

此作田舍兒老父益器之具車騎使遍游諸國時  
堯治天下有子曰丹朱好嬉戲聞橘名使使召之  
至則居中甚親倖用事堯以丹朱故亦時時使至  
前陰以兵法教之以備宿衛而橘之能益成於是  
自王公大人以及里巷仙逸商旅四夷之君長莫  
不知有橘而橘又恂恂簡朴善與時高下至其馳  
騁縱橫出沒變化不出几席而得開疆謀國之道  
則天下之至神怪莫測未有加勝者與人處隨其

智性雖不喋喋事口語而臆對目攝盡使得所願  
每高堂奧室花榭竹窓或嘉賓客尊酒相嬉樂多  
迎致橘橘造必據上坐狎侮諸客人亦甘心下之  
忤時日廢不可已事無所愛凡與橘一識面者輒  
矜詡曰余於橘分誼他人莫及也其風流蘊藉能  
得人之情類如此顧其人旣兵家者流不能無陰  
賊嶮巇之習欲得其術必專心致志惟橘之爲聽  
乃可不然則橘亦厭薄之不肯盡其技以是頑鈍

空鄙之士頗竊非笑橘然橘終不顧也及丹朱死  
舜之子商均亦與橘善而橘老矣竟罷歸子姓散  
處郡國春秋時有居魯者聞仲尼神聖往見之由  
賜之徒相與紬其藝以爲下愚仲尼曰不有博奕  
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於是弟子稍稍禮敬後百年  
孟軻遵仲尼之業疾處士橫議深詆毀之然聞奕  
秋修橘之法能盡其妙遽退然曰通國之善奕也  
自二聖賢互推尊橘而橘之名益顯秦漢間海內

多故大冠不備其說厥族中微儒者馬融爲造賦  
稱其賢甚悉班孟堅篤論君子也作奕旨其言宏  
侈有味哉乃後六朝諸帝及謝安王積薪顧師言  
日本王子之徒皆傳其學而騷墨家若張說柳宗  
元諸人著論稱頌功德者殆不可勝數蓋至是而  
橘之類愈益蕃衍其與橘並稱而相頡頏者有奇  
象或以爲橘之弟故又稱橘曰大奇蓋諸奇雖其  
數各有所出而規模畧皆圍範於橘顧歷世綿

久方言訛奇橘爲棋局而平子一曰枰子云

斛律珠傳

楊維禎

斛律珠不知何許人或曰斛律先後也或曰姓胡氏喜吹律時人呼爲胡律後訛胡律爲斛律以其聲清如貫珠又加珠云其人龍首蛇身袒褐侏儒蟠腹而長頸高結喉處稠人中首昂然獨出口吞吐火龍珠其珠性最緩法古人佩絃義掛一絃緩如故復加一絃急之會稽鐵笛道人嘗得洞庭湖大小鐵龍君旣而得珠由海外來泊秦陵介鐵笛

君見道人道人見珠形奇怪脫其繡帽換佩絃珥  
玉簪扣其所有結喉中滑滑作胡語兼善楚聲聲  
悲壯宛轉奇絕如笙竽天籟道人時以杖夷猶按  
抑其所佩絃與喉中聲相應纍纍然循環無端若  
傾夜光玉斗中其聲不可量於是道人異之呼爲  
鐵友因指而笑曰昔阮咸與若貌類而佩四絃其  
帷蓋又緩緩於汝者乎初象山管同者交趾產也  
相傳宣和道君得之海南同能短長吟聲若金石

道君常冠玉冠服老君服坐清暑殿上酒酣輒提  
携之同時時吐出胸中之奇其聲入雲杪若鸞鳴  
鳳嘯衆樂皆作必賴同止之同嘗誇於人曰吾以  
能聲得狎上上每置於齒牙問道君旣仙去同默  
不鳴者三百年其後佚去或以爲入水化土蛟旣  
而君山同老父遇之知其爲仙宣和管同也亟接  
之掌握間挺然若玉琅玕老父恠之進於道人且  
言故道人曰吾自得大小鐵龍君於東洞庭皆洞

曉音律大者人非鈞天大人不作小者非洞天羣  
仙不扣合同雖老而壯實類鐵龍君其聲清越以  
長其神觀益又森爽足以伯仲大小鐵龍君爲道  
人三友道人愛之無已與大小鐵龍君各制沉香  
室貯之三友中惟斛律珠得佩絃力愈盛剛毅奇  
惟而音吐淡暢與道人歌調合長短高下疾徐舒  
慘惟道人之言是從道人無聊不平一動於中必  
珠焉發之故麗澤之音洞庭之吟瓊臺之曲無不

待其宣堙鬱者客有輕千里爭來觀斛律大小鐵  
龍君與管同者道人對客曰大鐵蓋待世不恒出斛  
律正始之音居多客亦未易知者其惟管同乎故  
同多出尊俎間與客相周旋客有恒野王輩力吹  
噓之以千金購其人登天府道人終不許曰吾異  
時到鈞天所帝命子制樂事諧八音和神人以儀  
鳳鳥者非同則不協已卽謝客挾大小鐵龍君偕  
同與珠游於茗雪間今隱於五湖之東三泖之陽

其所曰雙璜云

太史公曰鐵笛道人才高尚氣節所與遊者皆鴻生奇才世之中在外強誇宦達者道人視之猶蟻芥如斛律管同非特以善音律見道抑以清風奇槩得其人焉使微道人有以來之雖鐵龍君猶泯泯無聞於世况斛律耶管同耶噫龍興雲至虎嘯風生氣類之感豈直斛律管同哉

容城侯傳

司空圖

容城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誠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修煉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爲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

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  
碍然疵漏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爲背面不相副  
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擯斥  
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  
規益復召俾具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  
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  
飾求售陷於輕薄於權威中或憮然自喜則狎玩  
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

役亦無耻耳旣稍進炯又鄙其爲人迺復以讒廢  
歸老於家

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祝融  
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  
之形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模於洪範耳物  
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  
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爲壽光先生不名也子  
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煉見



重觀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爲  
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旣明且哲以  
保其身難矣哉

滑耀編卷二

終

